

老刘最近想买辆车,买传统能源的、混合动力的还是纯电动的?买家用轿车、SUV多用途车还是越野?至于品牌,更是林林总总,选不胜选。他在群里发问,却未获回应。其实大概率是群友没看到。群越来越多,除了同事、同学、同乡、同好等,又有旅游、聚餐、购物,还有一次的活动……群在朋友在,贸然退出不礼貌,但面对满屏小红点,剪不断,理还乱,难以下手,最终略过。

生活中的选择无时无刻不在。没有选择的单一性不好,生活单调,穷乏乏味。比如服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女人列宁装、男人中山装,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最为崇尚的是军装,不分男女老幼,色仅有深蓝绿灰。看看现在满街的红飞翠舞,玉动珠摇,这是丰裕选择盛开的繁花。很多女性出门站在家中大衣橱前,踌躇不决,她们需要根据当天的天气,挑选款式颜色,选择相应搭配,尤其是参加社交活动,更是一件件地穷幽极微,比划考量,选择的艰难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此相反,单一有时也给人解脱。

我们小时候一大兴趣是去弄堂口连环画摊,一分钱看一本,后来小书摊没有了,书荒年月,偶尔一两本被翻阅破损的书,都在同学之间如饥似渴地流转。读完不罢休,还想奢侈地抄写,那时有人借我一本《诗词格律十讲》,六十多页,三万余字,

用了两个夜晚终于抄完了,一本湛蓝色的练习簿,似乎比读中文系的笔记本更扎实。现在家里纸质书卷帙浩繁,手机上的电子书更是不可穷尽,但挑选一本阅读,往往寻视半天,难以决断。有孩子的人家,餐桌上、沙发上、钢琴上、床沿上,绘本处处,天女散花,但很少有小孩能完整

## 选择之惑

肖振华

地讲述一个童话故事。

围棋大师吴清源和他的同门师兄木谷实,被称为“棋界双璧”,但弈棋风格各异。两人面对棋枰的几十种变化,木谷实从最不可能成立的那种变化算起,把所有选择全部算完,穷尽一切,才进行最优化决策。吴清源不是这样,他从最有可能成立的那个变化算起,如果如愿以偿,就停止演算,举手落子,不再考虑其他的选择。两个人下棋,木谷实此以沉重,吴清源轻松,尽管木谷实全力以赴,仍然被吴清源击败,最终略逊半筹,这是胜利方对于选择的技高一筹。

选项多了,会让我们感到迷惑,有人觉得与其耗费精力做选择,不如干脆听天由命。其实这也是一种选择,在多项选择框中勾选了轻松



边看边聊

何谓风纪扣?就是管着装人作风与纪律的扣子,是过去军装、中山装等制式服装上衣最上面一个扣子再往上,领子两边钉有的一套挂钩。但现在,只能在影视剧里才能看到这种老式的风纪扣服装了。

我小时候,每年年底,老妈都要用布票去买一丈多的藏青色卡其布,为我去裁缝店新做一套有四个口袋的中山装。那是我一年中唯一做的一套新衣服。因为我是独子,所以这套衣服做得很大,起码可以穿三年,因此“一年新,两年旧,缝缝补补又三年”就在我一个人身上体现了。

“年三十夜吃、正月初一穿”,这套新衣服必须在正月初一早晨开始穿。因为衣服大,因此老妈关照我“风纪扣要扣好”,我一定照办的,扣好风纪扣后,头颈感觉和没有扣一样,半个手掌都可以伸进去。春节给各家亲戚拜年结束后,新衣服被老妈洗干净后就开始压箱底了,只有等到再“出客”时才能穿,我则换上去年的旧衣服。不过,出门前老妈照例要关照:“风纪扣不要忘记扣好!”虽然那套衣服缩水了不少,颜色也发白了,风纪扣一扣喉咙也感觉有点紧巴巴的,但我还是按照老妈的关照认真扣好。

到了三四月间,天气转热,老妈翻出已经穿了两年多的那套打过不少补丁但依旧干干净净的春装给我,照例还是喋喋不休地关照:“风纪扣一定要扣好!”不过,此时这身衣服已经变得很小了。不仅衣服缩得厉害,而且我的个子也长高了不少,风纪扣扣上,脖子会不舒服,但我还是遵守老妈的嘱咐,一出门必然自觉扣好风纪扣,直到回到家里,才松开它。如果扣上了实在不舒服,老妈就会把风纪扣拆出来,重新钉过,放多几毫米。

至于老妈为什么这么讲究风纪扣要扣好,她从来没有明说过,最多只有在街上遇见“两人成行、三人成列”的解放军战士,让我看看他们的风纪扣是不是都扣好了,并且教育我应该随时随地学习他们的作风和纪律。

现在想想,也正是这么回事,风纪扣的全部重量仅1克不到,但其中的人生哲理却值千金!如今,衣服上的风纪扣大家都不用了,但每个人在社会上待人接物的“风纪”(即作风和纪律),是不可或缺的啊!



## 心归何愁叶落时

丁汀

“叶落归根”当属非常绿植物的自然规律,常被喻作人类生命过程的归宿。去年金秋时节,小我“一圈”的连襟阿铭一家,从悉尼来上海访亲探友,短短一个月的行程安排,颠覆了我对“叶落归根”原有的认知:尚处壮年的阿铭,为何会萌生出强烈的归乡之念?

一别十多年,阿铭一反过去回沪在我家附近住宾馆的安排,执意要住到原卢湾区老屋附近的民宿,说是“想看看老房子附近的变化”。我们不能违拗。于是,老妻上网搜寻到一处深居在新公弄弄堂里的民宿,相距老屋仅需

## 野马 (外一章)

魏鸣放

一匹马,倒地。两匹马,翻滚。三匹马,旋转。再次跃起,再次奔跑。那是野马,毛长,毛杂,毛乱。那是野马,如墙,如土,如铁。马儿嘶鸣,挣脱了套马杆。挂满了断裂的缰绳。好多,好多。马儿跃起,冲天,倾斜了身体,继续奔跑,奔跑。

世界,斜了。骑手那是,一匹快马。来了。马背之上,有你,柔柔地,侧转了身体,化成了一朵风中的雪莲。那是你和马儿,合并成一段茫茫草原的神话。只看你,一手扬鞭,一手烈酒,上举,再上举,仰对了烈烈苍天。有一种美丽,纷纷落下。

天薄暮时分,我走在路上,忽觉肚子咕咕作响。为了安抚肠胃,赶紧寻找饮食店,恰好一家店招映入眼帘——“一代天饺”,我不由得失笑:只不过一字之易,就让“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卖起了“一代天饺”。我赶紧进门品尝,名为“天饺”,在我这个凡夫俗子嘴里,还是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而且味道还是不错的。

店招,是商店的脸面,用以招揽顾客和展示特色,拥有鲜明的文化属性。1945年,国学大师吴宓(1894—1978)在西南大学执教时,看到学校旁边新开了一家饭店“潇湘馆”,勃然大怒,认为“潇湘馆”是林黛玉的闺房,而这店招亵渎了林妹妹的形象。他拿着手杖一顿乱砸,硬逼老板将店招改为“潇湘饭店”……堂堂的教授只为一块店招大动干戈,似乎有失失人,然而,这正是旧时学人的流风遗韵,还有当时看重店招的社会风尚。

我是一个未脱低级趣味的人,平时爱看店招。尤其每逢出差在外,总是上街寻觅奇葩有趣、独具个性的店招,以满足自己的爱好。

一家服装店叫“衣衣不舍”,一家面馆叫“一面之缘”,一家烧鸡店叫“鸡不可失”,一家烧烤店叫“成人高烤”,都引人发噱。而一家卖臭豆腐店叫“国足臭豆腐”,则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里面隐藏着对国足既恨又爱的情绪。

有家专为朋友聚会、男女相亲提供服务的商店叫“姻缘园”,三字同音,意味深长。

一家卖肉夹馍的小摊叫“徐志馍”,有点附庸大诗人的味道。

有家粥店叫“粥天粥地”,令人过目难忘。后来又有一家粥店叫“著名粥家”,两家同框,相映成趣。

特别是一家卖甲鱼商店,将成语“别来无恙”变成店招“鳖来无恙”,大妙!因为有些人买鳖正是为了滋补病体,祈求

似乎不合时宜。

没过三天,阿铭便换了一家离老屋更近的宾馆,开始了他的“寻乡”历程。

阿铭极想吃到一副大饼油条加咸豆浆,同时感受一下上海老城区清晨的晨气。尽管咸豆浆做得和过去有点不一样,大饼也不再用煤炉烘出来,但阿铭依然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还带回一副给其妻。

徜徉在老屋周边的弄堂、马路边,阿铭似乎有走不完的思绪在涌动……早

无恙,店名很有人情味,而人情味是天下至味。

还有一家卖鸭的商店叫“鸭寨夫人”,我开始不太喜欢:莫非老板是绿林豪客,老婆是抢亲而来的?后来听说这是由一家养鸭专业户的老婆大人亲自主持的,实至名归,令我肃然起敬。

曾有一家商店门口竖着白底黑字的牌子:“横行霸道惩戒处”,我以为是处理欺行霸市的商场管理部门,进门才知是大闸蟹专卖店,虽然别出心裁地利用蟹的行动特点,却也少了店招的情趣。此店现已不存。

朋友相告,外地有一家“好离好散”饭店,与民政局毗邻,为办了离婚手续的夫妻提供“最后的晚餐”。可惜生意惨淡,难以以为继。因为很多夫妻一旦离婚,就意味着“爱的结束、恨的开始”,岂能好离好散——哪怕是吃上一顿“最后的晚餐”呢。

现在的店名大多利用谐音,这种短平快的制作方式,形成了一个“人从众”的场面。网上曾流行这样的店名,令人忍俊不禁:卖糖的叫“糖太宗”,卖糕的叫“汉糕祖”,洗碗的叫“瓷洗太后”,修车胎的叫“拿破仑”,电焊的叫“焊武帝”,掏粪的叫“擒屎皇”……这当然只是文字游戏,聊博一笑而已,但也点明了当今店名的特点。

多年前,某地一家美容院的店名叫“人民发院”,尽管此“发”不是那“法”,还是引来大哗。店主却自鸣得意,觉得很有创意。可是开张以后,生意清淡,门可罗雀。想想也是,到发院美容一次,就像进法院一次,真叫人有点汗毛凛凛……幸而此事迅速纠正,否则,什么“高等发院”“人民发厅”都会接踵而来。

外地还有家上海人开的美容院,叫“要依好看”。有人指出,这是旧上海“白相人”的“切口”,不宜用作店名。我则认为,将“切口”变成大白话,颇具匠心,反话正用,蛮有味道。

已易主的七楼老屋,尽管

还没加装电梯,他依然觉得老屋的气息太亲切。或许是近屋情怯之故,他伫立了好久,终于没有敲门。他走到已是“新天地”地界的复兴中路近黄陂路一段,尽管路在物非,但竟然找到了当年自己开小书店门前的那棵梧桐树,抬头仰望苍绿的树冠,双手抚摸着斑驳的树身,创业的往事涌上心头,他流泪了。

那天饯行晚宴之后,阿铭引导我们逛了老屋附近西凌家宅路这条300多米长的新街。自以为是老上海的我,也被整条街上灯火璀璨、琳琅满目的时尚商铺惊到了。一贯内敛的阿铭动情地对我说:“这次回来,真不想回去了!”我闻之愕然,数十年安家在悉尼,宅宽人悦,合家欢聚,何况耄耋老母亲健在,他何以口出此言?看着一脸真挚、凝重表情的阿铭,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其实,人的精神寄托会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倏然改变。阿铭此行显然已在他内心分裂出两个“故乡”:一个是远隔重洋、已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悉尼新家;一个是近在眼前、但已不能人住的上海老家,毕竟,这里有他太多并不遥远的过往。两地相比,此刻阿铭的“心乡”已然回归了上海。

然而,阿铭年仅五十八岁,离人生的“落叶期”尚远,于是,我劝慰:“既然你的心根已归,还愁啥时候落叶么?只要我们活着,上海就是你的家。”阿铭闻之,笑漾面庞。

临别那天,我给阿铭写了一首小诗:“匆匆一月游故地,新颜风景看不尽。遥隔重洋亲情在,心归何愁叶落时?”我想,阿铭一定能体悟诗意所在。

为军舰拍照,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次经历。站在船台上,看着军舰缓缓离开码头,驶向大海的那一刻,我无比感慨。我想到了那些为了我们的安全和幸福而默默奉献的人们;想到了那些为了我们的未来而不断奋斗的人们。他们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和无私,什么是真正的团队精神和责任担当。

军舰下水,是一种承诺与担当,愿她无愧于使命,为祖国的和平与安宁保驾护航。与军舰第一次相会,我受益匪浅:收获了勇气和决心,收获了责任和使命,收获了团队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而这一切,都已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 摄影



此刻,我身处黄浦江船台边,与她初次相会,是那么激动。

眼前的军舰,舰首披着五颜六色的迷彩,身躯矫健,气势磅礴。她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力量,向我展示出坚韧不拔和无畏不惧。船台上,工人们正在忙碌地为她下水作准备工作。她将缓缓投入大海的怀抱。

此刻一声令下:“下水!”顿时,鞭炮齐鸣,香槟四溢。我一口气连拍了十几张。

我知道左边前景两个工人的背影正好点缀了画面,起到平衡作用;背景中的军舰在迷雾中显得迷迷糊糊、隐隐约约、虚虚实实,那就构成了看似简单却又又不失内涵的照片,自以为是那是一幅好作品。

## 七夕会

与军舰的首次相会

陈飞

陈飞